

语用与认知语用学研究

温晓亮 江晶瑶 柴冒臣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基金项目:牡丹江师范学院教育教改项目,编号:16-JG18082;2016年度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编号:16YYD08;牡丹江市社会科学
科学课题项目,编号:151002;牡丹江师范学院横向课题:外语实用翻译应用
与研究。

语用与认知语用学研究

温晓亮 江晶瑶 柴冒臣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用与认知语用学研究 / 温晓亮, 江晶瑶, 柴冒臣
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 - 7 - 5692 - 0092 - 8

I. ①语… II. ①温… ②江… III. ①语用学 - 研究
IV. ①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8157 号

书 名 语用与认知语用学研究
YUYONG YU RENZHI YUYONG XUE YANJIU

作 者 温晓亮 江晶瑶 柴冒臣 著
策划编辑 朱 进
责任编辑 朱 进
责任校对 朱 进 郝 岩
装帧设计 美印图文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路 501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行电话 0431 - 89580028/29/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 jdcbs@jlu.edu.cn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0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92 - 0092 - 8
定 价 40.00 元

前 言

认知和语言都是基于对现实的体验之上的,认知先于语言、决定语言,是语言的基础;语言又可反作用于认知,可促进认知的发展和完善。语言与认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紧密联系。认知是人类的基本机能之一,认知的核心问题是思维,认知的表达形式是概念,认知的中心过程是推理;而语言是承载思维、表达概念、运行推理的重要工具。因此,认知和语言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认知是人脑的一种特殊机能,是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反映客观事物的过程。认知源于现实,始于经验,基于感知。人类是在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进步的,人类经历的几个社会形态,都是以人的认识发展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力发展为标志的。人类认识世界是永无止境的,认识的终止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结束。在人类认识发展的长河中,认识总是在不断完善,朝着不断正确的方向进展,逐步走向绝对真理。认识永无休止,认知不断地追求更加完整正确地理解现实世界。

语言是一种认知现象,是认知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语言是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和产物,人们语言运用和理解的过程也是认知处理的过程。现代语言科学亦已表明在所有人类语言的背后都存在普遍的认知能力。语言不可能与其他诸如解释和推理等认知功能隔离开来,人对世界的认知以语言为中介又通过语言体现出来。语言和认知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认知是语言的基础,语言的发展推动着认知的发展,认知的发展也推动着语言的发展。

认知语言学家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对现实的体验是认知的基础,认知又是语言的基础。这样就形成了“现实—认知—语言”三者依次决定的序列关系:语言是思维的窗口,认知是现实与语言的中介,现实通过认知这个中介对语言发生作用,语言是认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语言对认知和现实有一定的反作用。

语言与认知相互作用,彼此不能脱离而单独存在。认知是借助语言来进行的,语言是认知的物质外壳和体现形式,语言能将认知凝固下来。但语言也不等同于认知,认知是一种心理活动,它决定着语言的表达形式,语言是这种心理活动的终极产品的表达形式。认知语言学一方面认为人类的认知和语言来源于实践,具有互动体验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主客观互动,承认认知和语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就是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

本书分别从六章,多种角度对语用与认知语用进行研究,全书共 20 万字,其中温晓亮老师撰写 6 万字,江晶瑶老师撰写 8 万字,柴冒臣老师撰写 6 万字。感谢为此书奉献过的每一位老师,感谢对我们给予帮助的每一位老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语用学的多维研究 (1)	
第一节 语用学本体论 (1)	
一、语用学定义 (1)	
二、语用学的学科本质 (5)	
三、语用学发展的动力 (7)	
四、语用学研究的目标与范围 (10)	
第二节 哲学与历史回顾 (13)	
一、中国语用学哲学思想 (13)	
二、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语用学研究 (16)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语用学研究 (17)	
四、西方语用学哲学思想 (19)	
五、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西方语用学研究 (21)	
六、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西方语用学研究 (23)	
第三节 语用学研究方法 (25)	
一、语用学研究意义论 (25)	
二、语用学研究方法论 (28)	
三、语用学的语境论 (30)	
第四节 语用学理论批评与发展 (35)	
一、指示语研究与发展 (35)	
二、预设研究与发展 (37)	
三、会话含意理论研究与发展 (39)	
第二章 语用预设的认知语用研究 (42)	
第一节 预设研究的多维思考 (42)	

一、预设三论:表达论、接受论、互动论	(42)
二、语用预设的接受心理与认知期待	(44)
第二节 句法结构预设意义的认知研究	(46)
一、宾语隐形的预设机制与意义识解	(46)
二、指类句的语用预设机制与认知识解	(48)
三、作为认知工具的语用预设	(51)
第三节 语用语篇学视角下的语用预设研究	(55)
一、关联与预设	(55)
二、语用预设的语篇评价功能	(60)
第四节 认知视角下的语用预设研究	(63)
一、认知参照点与语用预设	(63)
二、语用预设的复合空间理据	(66)
三、语用预设主观性的认知识解	(68)
第三章 隐喻认知语用	(70)
第一节 隐喻认知语用的哲学	(70)
一、理性主义的隐喻认知语用观	(70)
二、经验主义的隐喻认知语用观	(71)
三、隐喻认知语用的先验观	(72)
第二节 隐喻认知语用本质及其类型、特征、功能	(73)
一、隐喻认知语用本质	(73)
二、常规隐喻与非常规隐喻	(74)
三、隐喻认知语用特征	(74)
四、隐喻认知语用功能	(75)
第三节 隐喻的认知语用机制	(77)
一、语义冲突与相似性作用	(77)
二、意象性、象似性作用	(78)
第四节 隐喻识解的认知叙事模式	(79)
一、叙事结构与叙事方式	(79)
二、隐喻叙事与叙事隐喻	(80)
第四章 语言与认知语用实验	(84)
第一节 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	(84)

一、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的基本假设	(84)
二、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的语义观	(85)
三、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的语法规观	(87)
四、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的句法观	(89)
第二节 生成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差别对比	(90)
一、生成—合成	(90)
二、任意—象似	(92)
三、天赋—体验	(93)
四、语义—语法	(94)
第三节 语义中心观——语言教学	(96)
一、语义与语义中心观	(96)
二、语言教学	(99)
第四节 认知语法的“特色”	(102)
一、认知语法的出现	(102)
二、认知语法研究“新思路”	(103)
三、认知语法的“构式”	(104)
四、认知语法的“识解”	(104)
五、认知语法的“研究范式”	(105)
六、认知语法的“最大化”	(106)
七、认知语法的“语法规观”	(107)
第五节 认知观—语言观—语义观—语法规观	(109)
一、何谓“认知”	(109)
二、现实与认知	(109)
三、认知—语言	(110)
四、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	(111)
第五章 认知语用——交际的心智过程	(113)
第一节 交际的分类	(113)
一、社会互动	(113)
二、交际行为	(116)
第二节 交际的工具	(120)
一、合作	(120)

二、心智状态	(123)
第三节 行为游戏与会话游戏	(127)
一、行为游戏	(127)
二、会话游戏	(132)
第四节 交际行为的生成与理解	(133)
一、交际效果	(133)
二、反应	(135)
第六章 认知语用——合作与自我中心	(138)
第一节 合作的社会—认知解析	(138)
一、合作与话语合作	(138)
二、话语合作的特性	(141)
三、话语合作的认知解析	(143)
第二节 自我中心现象与本质	(147)
一、语言与交际的自我中心现象	(147)
二、自我中心表象的动因	(151)
第三节 交际中的互动协同	(156)
一、合作与自我中心的对立统一	(156)
二、话语交际是一个互动调整的过程	(160)
第四节 说一听言语交际研究模式	(163)
一、基于听话者视角的传统语用学理论	(163)
二、话语输出	(165)
三、话语摄入	(168)
参考文献	(171)

第一章 语用学的多维研究

第一节 语用学本体论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语用学的形成与语言学哲学家对符号学的研究密切相关。语用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及我国的推理、“名”“实”等对语言与语言使用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发展了一种交流的语用模式,而语用学的基本观点始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意义理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研究了观念的意义问题。他认为,语言的意义和性质是由语言使用者的主观需要和感觉经验决定的。20世纪30年代,将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相结合的代表人物莫里斯发展了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提出了符号学三分说,并在《符号理论基础》中提出了“语用学”的概念。莫里斯把符号学分成三部分:语形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从渊源上看,这种三分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三艺”:语法学、逻辑学和修辞学。语形学相当于语法学,语义学相当于逻辑学,语用学则相当于修辞学。实际上,在莫里斯提出语用学之后的近40年里,语用学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哲学和逻辑学的范围,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较大的进展。语用学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其标志是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创刊,1983年第一本语用学教科书《语用学》面世以及1986年国际语用学会的成立。以上这些语用学研究成果折射出了该学科取得的成就与发展,同时它也出现了不同的分支学科,包括跨文化语用学、社交语用学、语际语用学、发展语用学、计算语用学、话语语用学、认知语用学、意识形态语用学、对比语用学、文学语用学等,不断呈现多维研究与综观发展的态势。

一、语用学定义

什么是语用学?洪川在编译这个学科时作了以下回答:“原则上说,语

用学并不仅仅对语言或言语感兴趣,而是普遍关注任何种类的交际代码或交际行为,包括手势甚至音乐。简言之,我们认为语用学研究的是交际代码与其运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可供研究的交际代码之中,语言理所当然地比其他任何代码在历史上受到的注意更多。语用学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个没有止境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把交际规约和行为看作是人类影响的一部分而对其加以研究。要研究交际的惯例和影响,就不能仅致力于弄懂交际的逻辑问题,还要致力于弄懂其社会和伦理问题。总而言之,我们研究交际代码以及模式影响(或不影响)我们社会心理世界的方式,将为我们提供一些改造这个世界的智能和形式化工具。为此,我们鼓励从事人类发展、教育、国际事务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人员联合语言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里的同行,致力于理解人类在历史变革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和了解其他媒介工具所起的作用。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交叉学科将为语用学领域开辟新的研究途径。”

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目前对其定义存在多样的解释。英国克里斯特尔在《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说:“语用学研究那些在社会交际中支配着我们的语言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对别人影响的各种因素。……语用学目前不是语言研究的一个连贯领域。”下面介绍何兆熊教授所译介的关于语用学的定义:

语用学是对在一种语言的结构中被语法化或被编码的那些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语用学是对所有那些未能纳入语义理论的意义侧面的研究。

语用学是对语言和语境之间对于说明语言理解来说十分根本的那些关系的研究。

语用学是对语言使用者把句子和使这些句子得以合适的语境相匹配的能力的研究。

语用学是对指示(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含义、前提、言语行为以及话语结构各个侧面的研究。

语用学是对语言行为以及实施这些行为的语境所作的研究。

语用学是一种旨在描述说话人如何使用一种语言的句子达到成功的交际的理论。

语用学是对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交际进行的研究。

语用学是对话语怎样在情景中获得意义的研究。

列文森认为,较为可取的定义是:语用学是对那些未能纳入语义理论的意义侧面的研究。《朗文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中给出的语用学定义为:“语用学研究语言在交际中的运用,特别是指研究句子与它们所使用的语境和情景之间的关系。”《语用学引论》给出语用学的定义为:“语用学研究由社会各种条件所决定的人类交际中的语言使用。”梅伊区分了微观语用学和宏观语用学,把含意理论、语用原则、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归入微观语用学;把元语用学、语用行为、文学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社会语用学归入宏观语用学。托马斯将以往的语用学研究归纳成两类:对说话人意义的研究和对话语意义阐释的研究。他认为,前者代表了语用学研究中的社会方法,其注意力集中在信息的发出者即说话人上,但忽视了话语的理解牵涉到语义的诸多方面;后者则代表了语用学研究中的认知方法,其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信息的接收者即听话人上,忽视了话语生成的诸多社会性约束因素。同时,他强调,不论是只重视说话人意义的社会方法,还是只重视话语意义阐释研究的认知方法,都是片面的,不利于全面认识语用意义生成与阐释的动态过程。

在《语用学引论:语言教师与社会行为》中,作者凯斯佐引用了佛拉拉所给的定义:语用学“系统研究话语的语言特性与话语作为社会行为的特性之间的关系”。凯斯佐认为,将语用分析限于语言形式是不够的,语用学的研究应注意其动态性及其所涵盖的社会文化和认知维度。语境与语言之间是一种互动、相互构建的关系,我们应重新审视语用学的含义。该书把语用学定义为“语言使用者在特定时间使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语言的、社会的、心理的世界,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特征”;而语用学的工作定义为“研究说话人与听话人在依据社会文化规范组织的活动背景中通过语言或非语言实施共同行为所构建的说话人/听话人意义。”陈新仁对这部书进行评价时指出,凯斯佐还列出了语用分析的几个区别性特征:①意义是在说话人与听话人的互动交往中产生的;②语境包括语言(上下文)和非语言两方面;③语言使用者所作的选择是关注的重要对象;④在社会行为中使用语言受到的各种制约非常重要;⑤需要分析说话人的选择对其他参与者的影响。

另外,我们看到其他一些学者对语用学的定义。克里斯托认为,语用学就是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研究语言,尤其是语言选择、社交互动条件下语言

使用的制约因素以及语言交际行为对他人的影响。语用意义产生于所选择的语言形式,比如某一语言形式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可能传递某种语用用意或礼貌关系等。这说明说话人(包括作者)的语言选择受制于某些制约因素,比如社会规约、人际修辞原则等。类似的制约因素可能是不同语言中存在的普遍语用因素,可能部分相同或完全不同。在语用学研究中,梅伊和克里斯托强调社交行为的互动性,托马斯也认为语用学关注的是社交互动行为中的意义。尤尔对语用学的定义是:“语用学关心的是说话人(或作者)所传递的以及听话人(或读者)所理解的意义”。语言使用即行为,语境条件下的行为能力即语用能力。格林认为,语用学是涉及语言学、认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社会学和修辞学的一门交叉学科,有些方面属于认知科学范畴。比利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绪尔伦在继承和发展语用研究的认知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把语用学看成是一种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综观论全面考察语言使用过程的各种因素,特别是认知和社会文化因素,强调语言使用过程中的顺应论。维绪尔伦把语用学分为宏观的和微观的,并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微观语用学的研究离不开宏观的社会环境,而宏观语用学的研究也须通过对微观语言现象的分析来进行。“宏观语用学”的研究给我们展现了语用研究的广阔前景,但与“微观语用学”相比还缺乏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维绪尔伦承认要解决下面的问题:

(1)其定义与别人的定义有何联系及不同。

(2)语言交际的动态性是如何显示出来的。

(3)语言交际的实际情况用什么方法来描述。

(4)宏观语用学是关于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语用过程的研究,微观语用学是关于个人的语用学习过程和语用发展过程,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5)社会和认知两方面的关系如何说明。

在我国,胡壮麟认为:语用学,即语言实用学。何自然认为:语用学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不同交际环境中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何兆熊则指出:语用学的两个基本概念是意义和语境,即语言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时所体现出来的具体的意义。就语用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大致有三大趋势:一是研究说话人意义,强调话语生成者;二是研究话语理解,强调信息接收者;三是同时研究说话人与受话人以及相关的认知问题。钱冠连提出

了语用学的窄式和宽式定义,认为窄式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研究语言使用者是如何在附着于人的符号、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下对多于话面(字面)的含义做出解释的;宽式语用学仍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但它研究语言使用者是如何在附着符号、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前者可简称为“语用学三带一理论”。“三”是指三个语言符号外因素——附着于人的符号、语境和智力——对语用含义推理的干涉,“一”是指多于话面(字面)的隐含意义。索振羽(2000)在《语用学教程》提出“语用学研究在不同语境中话语意义的恰当表达和准确地理解,寻找并确立使话语意义得以恰当地表达和准确地理解的基本原则和准则”。

现代语用学多指“语言学的语用学”,它是一门与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息息相关的学科。西方语用学的研究方法种类繁多,微观上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如英美学派研究的说话人意义和说话人所指、指示语、言语行为、隐含、前提、受话人意义、会话分析等内容;宏观上则明确语用学的研究方向,即欧洲大陆学派主张的凡是与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有关的都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我们认为,语用学是研究自然语境、社会语境、人文语境的语言使用,以洪堡特的语言观、奥斯汀的言语行为观为哲学基础,以意义研究为核心,关注意义产生的语境与语境因素,寻找合理解释语言使用现象途径的一门普通语言学。当代学科发展趋势表明,学科与学科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语用学本身有许多的分类学科,如社会语用学、认知语用学、文学语用学、应用语用学等,处在许多学科的交叉处。尽管如此,但这并不会妨碍我们对语用学的研究及其思想史的探索。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大体划定一个语用学的领域,确定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语用学思想的探索。

二、语用学的学科本质

皮尔士提出的符号学包括三个部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但是第一次明确地对此加以阐述、使之逐渐为人们知晓的是莫里斯,卡纳普也接受了这种观点。莫里斯在早期著作中把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的关系”,语形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后来,他根据行为主义符号理论,调整和修正了这三个术语:“语用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研究符号的来源、用法及其在行为中出现时所产生的作用;语义学研究各种表示方式中符号的意义;符号关系学研究符

号的各种组合,不考虑符号的具体意义,也不考虑符号与包含这些符号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卡纳普对符号学三个部分的划分颇接近于莫里斯早期的看法,只是他的划分仅限于自然语言和逻辑演绎。卡纳普认为,语义学和语用学是分析词语意义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形式,语用学以经验为依据,研究历史上形成的自然语言,而纯粹语义学研究构造起来的语言系统。他认为可以把描写语义学(即研究历史上形成的自然语言中词语的定义)看作是语用学的一个部分。

莫里斯曾经指出,尽管卡纳普把语用学看作是一门经验学科,不想承认纯粹语用学有可能与纯粹语义学和纯粹句法学并列,但是在论述符号和使用者的关系时,没有理由不同时引进“纯粹”和“描写”两个术语。这样,“逻辑”这一术语的含义就可以扩大到囊括整个纯粹符号学领域。莫里斯、卡纳普和希勒尔都认为,不管怎样划分纯粹语义学和纯粹语用学,分析自然语言的意义必然涉及语用学研究的各种问题。当然,用这些术语对整个符号学领域及其分支所划定的界限和描写是不够的,应该更精确地重新进行划分和描写。乔姆斯基认为,一个普通语言学理论必须包括语用学,不仅要把它作为这个完整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层面,而且还应是一个中心的和关键的组成部分。

语用学实际上是研究意义的学问。在语言学分相中研究意义理论的只有一门语义学,它对语言的意义作静态的描写。语用学已经成为研究语言意义理论的学问,对语言的意义作动态的描写。换言之,语言意义的理论实际上包括了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一般认为,前者研究语言的静态义,后者研究语言的动态义。具体说来,前者研究语言的真值条件,研究语言的规约意义;后者则研究语言使用中说话人结合语境和意图所表达的意义。利奇在1983年说,语义学揭示的是一种二元关系,而语用学揭示的是一种三元关系,他采纳了语义学与语用学互补的观点。语用学可以分为分相研究和综观研究,这涉及学科的界定问题。著名的逻辑学家理查德·蒙太格(Mortage 1972)提出,语用学研究方法应当仿效语义学研究运用的模型理论概念。他认为语用学不同于语义学的地方在于:语用学不仅着眼于语义解释,而且考虑到使用语境。易仲良在“语用学的方法论和解释力”中认为,语用学是阐释交际双方发话、受话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语言学科,能解释语义学、句法学难以解释的某些语言现象,能使

一些描述性语法规则获得理据性。

三、语用学发展的动力

从历史上看,学科发展的背后隐含着深厚的哲学渊源。史密斯和莱因诺宁指出,语用学源于人们对以下几方面的探索:对符号与意义的符号学研究、20世纪的语言哲学研究以及对语言形式的功能语言学研究。语用学的早期发展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的晚期思想以及奥斯汀的“论言有所为”的系列讲座。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语言的重视,对语言研究的重视导致了哲学中的又一次转向,即“语言转向”,转向之后的哲学通常称为语言哲学。当代美国哲学家塞尔曾把“语言转向”以来的语言哲学发展归结为三条并列的线索:一是从早期维特根斯坦出发,经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再到奎因和戴维森的发展线索。这条线索所关注的问题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探索表达的真理性条件。第二条是从后期维特根斯坦出发,到奥斯汀和塞尔,甚至包括格雷塞和斯特劳森的发展线索。这一发展线索把语言看成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更多关注语言的使用问题,或者说是语言和语言的使用者的关系问题。第三条线索是乔姆斯基的现代语言学。但在塞尔看来,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缺乏语言哲学性质,倾向于语言科学特征。“语言转向”是西方哲学史上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一些哲学家把语言或逻辑放到了哲学的核心地位,探索表达知识的语句的意义。这场变革不仅对哲学本身,而且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语用学思想的诞生和发展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知道,哲学是一般文化的核心和最高表现所在,是关于科学以及一般文化的各种原理的理论。夏皮尔在《日常语言》与伯格曼在《语言哲学》中认为,语言哲学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突出特征。哲学进入语言领域,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或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来解决哲学的重要问题,这就使得哲学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都为语用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但他们有各自研究的重点:欧洲大陆哲学关注和思考的始终是诸如“本体论”和“终极的存在”等问题;英美分析哲学主要关注如何精确分析、确证许多诸如句式之类的具体事物。欧洲大陆哲学是以一种“综合模式”探讨有关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的许多观点被当作语言学理论,如维特根斯坦的含义和指称理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格

赖斯的合作原则等。

维特根斯坦早期曾属于人工语言学派,后来转向研究日常语言。他先后创立了两种不同的意义理论,都对当代语言哲学与语用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提出了“语言游戏说”和“用法论”,强调语言的应用功能,即用来“做事”的功能,主张“意义就是用法”,其目的就是想以用法取代意义,从而形成一种有关“生活方式”的哲学的语用学。他在后期认为:语言是人们用来在相互间传递信息的手段,它不仅是一种活动,而且是人的全部活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人们使用语言进行形形色色的活动,如命名、描述、提问、命令等等,就像人们可以用棋子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一样;他提出了“语言游戏说”,强调词和语句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看作是活动,不认为语言仅仅是用于命名或描述世界;他强调语言活动的重要性,强调要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研究语言,主张做动态的研究而不是静态的研究;他强调研究语言的使用规则。这些理论打破了以往语言研究中的抽象神秘感,使许多哲学家包括逻辑学家纷纷把自己的研究视野转向自然语言,通过对言语意义的分析与言语使用规则的探讨来深入研究思维和人类行为的本质。

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直接为语用学所吸收,成为语用学的理论基石。另一日常语言学派中的重要人物是英国的斯特沃森,他反对罗素关于指称的理论,认为不是词语在指称,而是词语使用者在使用词语指称。这就将语言的使用者纳入了研究视野,为语用学对说话人意图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他还强调了语境的重要性。行为语言学派受到维特根斯坦“意义就是用法”的思想影响,力图首先创立语言活动的实证理论,用人的动作、行为对语言的使用来说明意义。不过其主要创始人赖尔更多的是从心理角度来探讨意义问题的。继赖尔之后,奥斯汀创造了实际意义上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反对人工语言学家关于语言的功能是陈述事实或描述世界、语句的意义是由世界中的真假条件所决定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言语都是在实施行为。至于话语具体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如承诺、威胁、命令等,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语境而确定。而且,同一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实施不同的行为。可以说,奥斯汀感兴趣的不是哲学,而是作为语言科学的语用学,强调借助于语言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奥斯汀的学生塞尔继承并发扬了老师的观点,他同奥斯汀一样强调言语行为